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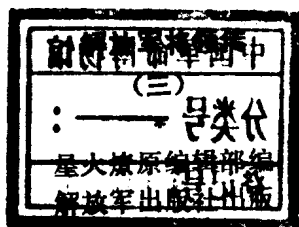
解 放 军 将 领 传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3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1986·北 京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7·字数300千字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书号：11185·37 定价：3.40元

目 录

王炳南	(3)
王维舟	(27)
王新亭	(61)
叶 挺	(97)
卢冬生	(133)
许继慎	(165)
陈 赓	(213)
李超时	(271)
杨善集	(289)
周建屏	(307)
贺锦斋	(341)
程克绳	(361)
傅秋涛	(391)
彭雪枫	(427)
彭德怀	(473)



王 炳 南

王 炳 南

一

王炳南(1892—1933)，一八九二年五月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袁家坪(今高桥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勤劳朴实，除经营自己的两亩薄田和一个碾坊外，还租种福音堂十几亩谷田。那时，地租重，苛捐多，尽管父母成年劳累，年景稍有不好，全家人的生活就难以维持。王炳南有弟兄三个，他是老大，幼年时读了两年私塾就被迫停学了。十二岁开始随父母从事农业生产，有时还到十几里远的小溪挑煤卖。他二十岁时与出身贫寒的农家姑娘朱子姑结了婚。随后，弟兄三个分居开炊。王炳南自己耕种了几亩薄地，农闲时还做点小买卖，爱人纺棉花，操持家务。头几年，生活还过得去，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家中经济状况日渐贫困。年轻的王炳南为生活而常年辛劳、奔波，到头来却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有一回他向地主借了一些钱，与邻居合伙出外做生意，刚上路就被土匪抢个精光，使王炳南一家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与生活艰难的现实面前，王炳南逐渐地觉悟起来，走上革命道路。

二

一九一六年，王炳南听说贺龙两把菜刀打开国民党盐局，夺取武器，拉起了队伍。这使他受到鼓舞和启发，觉得劳苦人有了出头的希望。他常在言语中表露对贺龙举事的钦佩，也想去当兵找条生活出路，因父亲的劝阻，一时未能如愿。但王炳南是个善思考、有主见的人，凡打算要去做的事情，就不轻易放弃，有那么一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犟脾气。

一九一九年，贺龙领导的队伍到了桑植县城。王炳南不顾父亲的阻拦，毅然投奔贺龙当了兵。

王炳南身材高大，平时不多说话，但话匣子一打开，就讲个没完。他办事认真，性格直爽，打仗也很勇敢，颇得贺龙的赏识。他到贺龙部队不久就当排长，接着又当了连长。到大革命时期，贺龙的部队已有共产党活动，宣传新思想，启发官兵觉悟。王炳南是个苦大仇深的人，很相信共产党的主张，思想觉悟提高也较快。因此，他在北伐战争中出生入死，打得英勇顽强。一九二七年，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王炳南是该军五团一营营长，他跟随贺龙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继又参加了南下广东途中的壬田、会昌等战斗。潮汕失利后他与组织失

去联系，便化装成老百姓回到湖南津市，在合口镇一位朋友杜玉松家暂时落了脚。

杜玉松忠厚老实，待人热情，当时在一家姓王的米行里做苦力。王炳南为不给朋友增加负担，也常帮助担米挑糠。

在合口镇期间，王炳南一直想与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多方打听，都未如愿。鉴于时局动乱，好心的朋友劝他改名换姓，就地落籍糊口。王炳南却说：“我在枪林弹雨里闯惯了，只要劳苦大众没有翻身解放，就得跟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下去，直到革命胜利！”

一天，两个日本人从津市码头下船，坐轿来到合口镇贩卖武器。王炳南闻讯后，非常气愤，骂道：“这些贩卖武器的外国人都不是好家伙，他们借用国民党的手屠杀中国人民。”为了出这口气，他同杜玉松一起，邀了几个有血性的穷朋友，深夜闯进旅馆，把两个日本枪贩子干掉，获得八枝枪和几箱子弹。当时武器可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几个穷朋友发了这笔“横财”，有的还清了债务，有的做起了生意，杜玉松还买了十多亩稻田，并答应给王炳南也分一些田。但王炳南对种田不感兴趣。他拿了一枝手枪和一些子弹，别在身上，怎么也舍不得卖。这枝枪和子弹，就成了他后来重新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的“本钱”。

一九二七年腊月，王炳南由合口镇回到桑植家乡。当时桑植地区的反动武装很猖狂，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

家人担心他出问题，要他躲在家里。王炳南觉得整天躲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还是组织起来，跟反动派进行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他首先统一了全家的思想，在家人的配合支持下，经秘密串联发动，很快组织起一支以大刀长矛为主要武器的农民队伍，驻扎在大山寺尼姑庙，自称桑植县游击独立营。不久遭到桑植反共头子陈策勋部的围攻，王炳南果断地把队伍拉进高山密林，在半个县的范围内坚持武装游击活动。

三

一九二八年春，贺龙和周逸群等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湘鄂边地区创建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王炳南闻讯后，即带着队伍去到洪家关与贺龙会见。王炳南将桑植地区的敌情向贺龙作了汇报。贺龙听后很高兴，赞扬他拉起一支队伍，对革命作出了贡献。

在贺龙、周逸群领导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洪家关组织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举行湘鄂边武装起义，占领了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县工农政权。不久，王炳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月初，敌第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向他们发动进攻，侵占桑植县城和洪家关一带。工农革命军由于刚刚集中未经训练，与优势敌军在梨树垭、洪家关、苦竹坪等地进行几次

战斗之后，大部溃散。随后，周逸群转往鄂西，领导那里的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王炳南跟贺龙留在桑植、鹤峰边界一带，收集失散部队，坚持斗争。六月，龙毓仁旅由桑植西撤，工农革命军击溃其后卫一个连，然后撤至乐育。

七月初，部队在乐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当时根据地的军民通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为红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和几个支队、大队，王炳南为第一大队长。全军约一千五百余人。

红四军成立后，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的指示，到石门一带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常德、桃源地区的斗争。九月上旬，红四军遭敌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和石门团防的袭击，经溁阳、泥沙两次战斗，军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先后牺牲，部队又大部溃散。形势危殆，人心浮动，竟有异己分子向贺龙打“黑枪”。王炳南立即查明情况，果断地处决了打黑枪的反动分子。他集合队伍对大家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打了败仗，有些人就灰心，动摇了。革命靠自愿，不愿干的可以走，愿干的留下。”有的走了，但多数却留了下来。

九月底，红四军转至桑植、鹤峰交界的堰垭一带山区游击。由于红军未建立后方基地，加之周围村庄大多被敌人盘踞，在人员补充和物资供应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近冬初，部队仍着单衣。这时，又有一些不坚定的

人离队逃走。王炳南却毫不动摇，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同战士们一起，钻树林，住岩洞，忍饥挨饿，坚持与敌人周旋。也正是在那斗争环境非常艰苦的时候，他让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参加了红军。

十一月间，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根据前几次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在鹤峰堰垭对部队进行整顿，遣散老弱和投机分子，发展党团组织，加强基层领导骨干。整顿后，全军虽然只剩下九十一人七十二条枪，但部队纯洁了，政治素质提高了，成为湘鄂西红军胜利发展的新起点。

十一月底，红四军进入宣恩、咸丰、利川一带活动。利川汪家营有个老团总李长青（外号铁拐李），又是哥老会的首领，手下有三十几条枪，几百名“神兵”，到处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他看到红军的力量单薄，就制造舆论：“如果是来投奔大爷的，大爷非常欢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贺龙同王炳南商量后，决定将计就计，为民铲除这一祸害。于是，贺龙化名“王胡子”、“王副官”，王炳南叫指挥官，公开出面主事。他们带领部队，以“投奔”为名去会见李长青。一踏进李的院门，就见厅堂阶台的两旁站列着两排人，手持刀枪个个虎视“来客”。贺龙即暗示按原计划行事，王炳南会意，停步站在院中大声喊道：“既然是朋友，为何刀枪相见？”这时李长青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喝令部下把枪架起。随即双方互相拜见，王炳南乘机拔出短刀将李刺倒在地。与此同时，守候在院门外的红军战士鱼贯而入，端枪对准

敌人喝道：“不准动！”结果，这伙敌人的三十多枝枪全部被缴获。

十二月中旬，红四军转至建始梭布垭时，得知建始县城敌人不多，贺龙决定攻打该城。王炳南即带领部队奔袭，二十四日攻克建始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阳关的途中顺势解决了崔家霸和王花寨的团防。三战三捷，军威大振。三十一日红四军进到邬阳关，吸收了一批伐木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军，并争取了部分“神兵”，大大扩充了红军的实力。这时，蒋桂之战正在酝酿，敌马文德旅调出鹤峰。红四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举攻占了鹤峰县城，并乘胜攻克了太平镇和卒洞湾，击毙了鹤峰县长，消灭了一股团防。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成立了中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宣布了“耕田农有”，取消苛捐杂税，焚毁地主田契债据。至三月间，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在东至白果坪，西迄毛坝；北到红土坪的广大农村中，普遍开展起来。党团组织、农民协会和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逐步建立起来。在这期间，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军以下设第一路指挥部，王炳南任指挥长，张一鸣任党代表。该路下辖若干中队（不久改为团）。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当时部队没有打出红四军军长贺龙的旗号，对外仍由王炳南负责。

三月中旬，鹤峰团防头目王文轩，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的名义，纠集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和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共三千余人，分几路进攻鹤峰苏区，妄图围歼红

军。当时红军主力只有六七百人，加上刚成立的县游击队也不过上千人，枪枝也只有三百多，其它都是大刀长矛，敌强我弱。经贺龙、王炳南等研究决定，用少部分兵力牵制刘子维、向凤翔部，以主要力量对付王文轩、孙峻峰部，重点打击王文轩。根据这一决定，县游击大队长姚伯超率游击队在南渡江一线诱敌深入；红军主力则由王炳南率领，埋伏在离县城二十余里的红鱼溪一带。三月十七日，王文轩率部从五里坪出发，沿大路向鹤峰县城进逼。县游击大队在南渡江、火口、三里荒一线且战且走，佯为败退。王文轩求胜心切，长驱直入，于当晚抵达杨柳坪、东乡坪一带。次日清晨，自杨柳坪出发与游击队接触，王文轩仗着人多，得意忘形，令部队火速前进，通过红鱼溪，抢占青树山，直插鹤峰城。

红鱼溪两面是山，中间有一条小溪，大路蜿蜒于峡谷之中，是鹤峰通五里、走马坪的必经之路。当王文轩骑着骡子在大批匪兵的簇拥下进入红鱼溪时，王炳南一声令下，红军埋伏部队一齐开火，打得王文轩措手不及，身中数弹，从骡背上滚了下来。匪军遭红军突然袭击后，竟顾不上“司令”的死活，争相逃命。红军伏兵四起，乘胜追击，驱敌三十余里。其他各路敌军见状纷纷撤退。敌人的联合围攻被粉碎了。

四月上旬，王炳南与贺龙一起，带领部队进到桑植龙潭坪、土地垭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五月

上旬继续向南推进，占领了桑植县城，尔后致力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努力，桑植的反动武装或被击溃或被驱逐出境。至此，桑植、鹤峰两县根据地联成一片，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一九二九年六月底，湘西军阀陈渠珍为恢复其对桑植的统治，又令所属向子云旅进攻桑植。七月初，向旅周寒之团从永顺经碑里坪、水田坪、水井垭进占南岔。为破敌，贺龙、王炳南等领导研究决定，让敌人渡过澧水，然后迫其背水作战。敌占领南岔后，分三路从水滩口、南岔、龚家咀横渡澧水，向桑植城前进。红四军则以澧水东岸的第二团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诱敌深入，集结主力于桑植城附近待机出击。当敌进至吴家坡一线时，王炳南指挥一、四两团从八斗溪西北高地突然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仓皇后撤，红军直追到澧水岸边。敌渡河不及，大部被歼，周寒之被击毙。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部队也增到两千多人。

南岔战斗后，敌人不甘心失败，力图报复。七月中旬，向子云亲自率所部两千余人和部分地主武装，经桃子溪、赤溪渡再次进犯桑植。红军决定放敌人城后，予以围歼。十四日晚，红四军除留下几十名侦察人员在城内隐蔽外，其余全部撤到城外。王炳南带领一、四团埋伏在离桑植城不远的乱葬岗、梅家山、向家冲等一线，担当反击的主攻任务。其余部队负责堵敌退路或打援。十五日晨，敌先头

部队向子云旅之特务营，从赤溪渡口渡过澧水，于九时左右进占桑植县城，其后续部队亦逐次渡河前进。红军抓住敌人逐次使用兵力的弱点，首先围歼城内之敌。王炳南即指挥一、四团分别从东、西门向城内之敌进攻。同时，红军原埋伏在城内的便衣侦察分队也开始行动。进城的敌人遭红军突然打击，顿时混乱，大部被歼。其后续梯队抢占蛾子坡一线高地，妄图顽抗，红军乘胜猛攻，并以一部绕击敌侧背，敌即向赤溪河渡口溃退，被红军压缩在河滩上，大部缴械，一部随向子云泅水逃跑时溺死水中。下午四时战斗结束，三千多敌人只有百余名跑掉，其他全部被歼，缴获各种枪一千多枝，红四军获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南路之敌被歼灭，东路、北路之敌未敢轻举妄动。

南岔、赤溪两战的胜利，不但巩固了根据地，而且由于群众积极参军和补充少数俘虏，红四军迅速扩大到近四千人。在这基础上，红四军又进行了整编，军下设特务营、第一路指挥部和第二路指挥部。王炳南仍任第一路指挥，辖五个团，是红四军的主力。在营以下的分队中设立了专职政工干部，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及士兵委员会。为培养骨干，还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三个月，贺龙、王炳南等领导常到训练班讲课。

为扩大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八月，红四军向东南发展，进攻大庸县西教乡大地主熊相熙的反动武装。

西教乡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经之地，也是这一带著名的

天险。熊家掌握着一支有三百多枝枪的武装，在桥子垭、飞塔坡、桥头、鸡爪岩、狮子岭、白马坡等处筑有坚固寨堡，统治该乡数十年，对这一带反动地方势力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勾结陈策勋等，收留、支持被红四军击溃的桑植团防，挑拨、破坏一些土著武装同红四军的关系，成了桑植、鹤峰根据地巩固和扩大的严重障碍。因此攻打西教乡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

八月七日，红四军分两路发起进攻。王炳南率领第一路部队，由中湖向飞塔坡攻击前进，七日下午攻下桥头，八日拂晓占领飞塔坡，随后与红四军其他部队一起围攻桥子垭。敌凭借坚固的石寨顽强抵抗，这时，敌陈策勋等部前来增援。红军一面攻寨、一面打援。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到八月十二日晨，红军终于攻下敌人的全部寨子，残敌和陈策勋等部退往慈利、大庸交界地区。红军稍事休息后，又攻取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江垭团防徐小桐部和陈策勋等东窜。

由于军事胜利，红四军军威大振。大庸、慈利的一些土著武装首领如马笃方、田少卿等，或表示不与红军为敌，或愿让“防地”。红四军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这时，红四军得悉常德、桃源一带敌军第五十二师吴尚部有纠合陈渠珍及湘西团防向红军大举进攻的企图，而桑植的一些地主也乘红军主力东去的机会发动骚乱。因此，前委决定部队返回根据地，巩固后方，准备迎击敌人的围攻。